



当王子爱上女巫

苏友贞 [SU YOUZHEN]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王子爱上女巫

苏友贞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王子爱上女巫 / 苏友贞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7-305-05301-6

I. 当… II. 苏…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2320 号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 版 人 左 健

当王子爱上女巫 苏友贞/著

责任编辑 沈卫娟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9.125 字数 168 千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301-6

定 价 19.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辑一 女巫的苹果

当王子爱上女巫	3
人人都要那只苹果	9
第一个女人	15
不结婚的大多数	23
一个都嫌多?	28
妖姬之歌	32
摇篮与轮船	38
读出迟暮之美	43

辑二 文艺女子

火石与韧钢	
——“比格梅利安”神话的颠覆	49

82 光明那里邂逅

83 人文的邂逅

18 邂逅的丁律典·简

92 简装邂逅

和 同

79 简装邂逅的邂逅——

101 简装邂逅的邂逅

三 好 三 辞

111 同文未忘已忘的邂逅

911 同文未忘已忘的邂逅

751 简装邂逅的邂逅

821 简装邂逅的邂逅

741 简装邂逅的邂逅

681 简装邂逅的邂逅

简装邂逅的邂逅

简装邂逅的邂逅

781 简装邂逅的邂逅

781 简装邂逅的邂逅

161 简装邂逅的邂逅

881 简装邂逅的邂逅

881 简装邂逅的邂逅

废墟里的阳光 58

呼喊的女人 68

简·奥斯丁的画像 81

海蒂续篇 90

同 时

——桑塔格的迟暮之歌 97

花岗岩的年轮 103

辑三 议 论

意识形态与艺术之间 111

阿伦特的《心智生命》及中译的可能问题 119

意图的谬误 127

碎心人与驯马师 138

也谈《色，戒》里的性爱场面 147

背叛遗嘱的人 160

传记文学，文学传记

——从“海明威的中国之旅”谈起 171

假作真时真亦假 180

脱下理性的雨衣 187

斗牛士 191

身份与认同的政治 196

买一送一与二对一 199

民主里的“朝代”问题 203

辑四 微言

登 山	209
自由的过程	213
姊姊妈妈的	218
希拉里传奇	222
爱看猫儿打架	225
妈妈自保书	228
色妇有疾	232
互异中的和谐	235
早谢的兰花	240
成长的声音	248
哪一种忠诚?	254
糖纸包裹的滋味 ——香江旅居记一	258
故乡里的异乡人 ——香江旅居记二	265
插头的画像 ——香江旅居记三	270
未完成的巴别塔 ——香江旅居记四	274
熙攘的人世 ——香江旅居记五	278

辑一 女巫的苹果

当王子爱上女巫

童话式的爱情，永恒地在文学的想象里酿造着繁复的变奏。“公主与王子从此过着快乐幸福的日子”，虽与真实有着遥远的距离，仍是人们最原始的梦想，偶在想象的领域中求得虚拟的满足。

不可讳言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的婚礼，却的确是童话爱情故事所能有的、最辉煌的人间版本了。婚礼中的一景一幕，至今仍在人们的记忆与高科技复制的光盘上不断地重复上演：美丽的公主，英挺的王子，迤逦的婚纱，富丽古老的教堂，金色的马车，快乐地挥着手的金童玉女……如果生命可以定格，爱情的童话故事就在现实里有了真确的典范；如果人生能像童话一样没有续集，我们就能让它长留于人间。

但是，肉身的公主与王子所要面对的，并不仅是仰慕的民众与闪烁的镁光灯，嘉年华会的欢庆后，他们仍要面对华服褪去的彼此。因此，金灿婚礼才刚落幕，皇家婚事的龌龊细节，就琐碎传出，从地下小

道的闲言闲语，爆发成八卦媒体的头条新闻。查尔斯与戴安娜的续集，以反童话式的剧情进行，不但发展成了一出荒谬剧，最后竟以悲剧做结：巴黎阴暗地下道一辆撞毁的轿车里，躺着奄奄一息的公主，身旁是她的现任情人，而婚礼中那英挺的王子，早已销踪匿迹。

十六年前上演的那则爱情童话，彻底被打破，碎片溅散在地下道污浊的油渍里。

戴安娜去世已近十年，世人对她的迷恋依然不减，墓地上终年有心碎之人带来的鲜花。悼亡者所悼念的，不只是红颜的命薄，也是那则爱情童话不堪的结局。但是，人们依然向往爱情神话的清纯情节，更想重拾碎片，以神话的原型将之补缀。在补缀成的故事里，永恒的公主戴安娜，必要保有她的天真，所以只能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她是不知情地吃了女巫毒苹果的白雪公主，在七个小孩的呵护下，仍然等待王子的再现。只是戴妃故事中的王子，不但不会再有出现的可能，且在公主睡去不久，就和故事里的“女巫”公开地同进同出。对于执迷童话情节的人而言，戴妃故事里的女巫，比所有童话中的巫婆都可恨，她不仅害死了公主，还侵占了王子。而对于王子竟会爱上女巫这前所未有的情节，人们除了愤怒之外，更是不解。他们完全不能明白，查尔斯王子为何会抛弃年轻貌美的戴安娜，而投入又老又丑的卡米拉的怀抱。对爱情的想象只有俊男美女那海报式的一度空间的人而言，卡米拉的魅力，除了巫术，还能是什么？而查尔斯对卡米拉的爱情，除

了愚蠢，也不可能有别的解释了。戴安娜在生前也尽情地浇灌着这样的情绪。她将自己与查尔斯婚姻的瓦解，完全归咎于卡米拉的介入，甚至说出了那至今仍不断被引用的名句：“三个人在一起的婚姻太过拥挤。”她也不避讳对卡米拉公开抹黑，说她是“一只凶暴的‘猎犬’”。于是，在戴安娜的言说里，是非似乎十分明朗，谁是受害者，谁是破坏者，谁是负心者，都被清楚地派定。卡米拉成了人民的公敌，应像古时候的女巫一样，被烧死在木桩之上。然而，在执迷童话故事的人之外，我们也能遇到醉心于发掘童话反讽特质的人们，他们对于表象与真实间的张力格外敏感。本着表象不可被信任的基本态度，他们对于查尔斯与戴安娜形象上的完美，有着本能的怀疑。在企图颠覆童话故事的解读里，卡米拉于是有了不少的同情者。可以了解的是，这些成员中不乏中年以上的女子。比如有名的女记者芭芭拉·华特(Barbara Waters)，就在2005年年底将卡米拉选为年度十大最有魅力之人。在男子一窝蜂地为年轻貌美的女子而离弃老妻的浪潮里，查尔斯的反其道而行，在这群人口中得到了格外的赏识与加分。依据相貌与年龄的二分法，这桩三角爱情，被解析出了两组对爱情的隐喻，卡米拉因为无貌，故代表灵魂之爱，戴安娜因为貌美，代表肉体之爱。霎时，这则童话有了道德的负载，拥护卡米拉者，将这则童话转化成为一个灵魂永远战胜肉体、内在永远优于外在的道德故事。

在个人历史上，查尔斯与卡米拉的相识与相爱，又确实是在戴安娜之先。当时因为卡米拉乃平民出身，不为皇室接受，而年轻的查尔斯又不愿效法温莎公爵，为爱情放弃江山，两人于是未能结成连理，却长年维持着亲密的关系。据说戴安娜成为王妃，还是卡米拉为查尔斯所做的圈选。所以同情卡米拉的人士，认为戴安娜才是第三者，介入了查尔斯与卡米拉这两位灵魂的伴侣之间。在以查尔斯为主角的神话解读里，这三角形被翻转成一个“追寻”的原型，像圆桌武士对圣杯的追索，伊阿宋（Jason）对金羊毛的寻求，或是奥德赛在特洛伊战争后的飘流与回家，查尔斯是企图从迷失中找回道路的英雄，他暂时被皇位与戴安娜所迷惑，而看不清自己爱情的原乡。迷途一圈后，他终于看清真爱所在，而能离开诱人的戴安娜，重返卡米拉，也就是重返真正的自我。在王子“找寻自我”的神话原型中，美丽的戴安娜反而成了真正的女巫，像《奥德赛》里唱着迷人之歌的海妖，迷惑着王子，不让他走上回家的路。

其实，戴安娜的悲剧，就在于她太执著于童话的字面意思，坚持要照剧本演好那个公主的角色。在这执著里，她失去了对爱情在童话向度之外的想象，而永陷于形象的一度空间里。据说，戴安娜自十六岁起就迷恋查尔斯王子，把他的照片挂在自己房间的墙上，偶像般地崇拜，也可能日日幻想能与影像中的王子重叠。她对查尔斯的感情，也因此跳脱不出名流崇拜的浅薄，因为粉丝对偶像的情感，通常终止于两个形象的重叠，却无法由平面转为立体。在这局限里，戴安

娜对自己生命的憧憬，也就止于“公主与王子从此过着快乐幸福的日子”。她的用心全在如何赢得王子这件事上，因为童话故事写的都是这个过程，却从不描写赢得王子之后如何一起生活。当她发现婚姻出现问题时，她所能想出的解决之道，也只能由形象的一度空间出发。她寻求世界上最出名的设计师为她设计最新颖的时装；她担心自己的体态，不惜节食而患上厌食症；她找寻各种“新世纪”的涤清身体的方法，使自己永远是那清纯的公主。她却完全看不到她与查尔斯在心灵上没有交集，也没有想到要在两人不同的兴趣与人生态度上求取协调，所以当意识到婚姻已无法挽回时，她也只能将之归罪于卡米拉那个女巫的介入。

以形象为悬念的戴安娜，对于媒体当然有着过人的运作天分，并不是刻意的操纵，但她本能地知道如何在摄影机前举手投足，如何用一双海蓝且充满易伤神情的大眼睛，赢得立即的同情。而她的悲剧也就在于这完全不是刻意的操纵，而是她自己先迷信了她在媒体中的形象。反讽的是，最终毁了她的，也正是她所迷恋也迷恋于她的媒体，那些对她爱恋到不能一刻放松的狗仔队，最终把她追向死亡。

卡米拉完全与戴安娜相反，她对形象置之不理，不但对时尚毫不注意，更只爱穿着自己觉得舒适的衣服。她在乡野中骑马打猎，做自己爱做的事，任由媒体对她的衣着品味做不止息的揶揄。但也就是因为卡米拉所顾全的是自身的自在，而不是他人的影射，她反而有着戴安娜一生都追求不到的自信。那份自信可能就是卡米拉的魅力所

在，她的安然，给了一生都活在皇室虚伪繁文缛节中的查尔斯一种返璞归真的稳定之感。对于查尔斯而言，她是一个可以在火炉边说家常话的挚友，也是一个可以放任地在草地上打滚、而不在意自己衣衫不整的玩伴。卡米拉的那份安逸，是时时为自己身体不完美而焦虑的戴安娜永远不可能拥有的。卡米拉最终赢得王子，所依恃的就是那份超然，这的确是童话中女巫的性格。女巫从不太顾全别人的意见与看法，所以在神话的文化诠释里，女巫常是智慧与知识的象征。

至于那个担负着双重“欠负”罪名的查尔斯，他的悲剧来自身为皇室成员却想过庶民生活的性格。他曾努力尝试演好王子的角色，因而违弃自己所爱，选择众人深爱且有公主形象的戴安娜。直到不快乐的婚姻使他了悟，他太低估爱情的重要性了，但他到底要比戴安娜幸运，能有最终赎罪的机会。难得的是，他尚留有接受自己的勇气，在戴安娜死后，独排众议，坚持与卡米拉结成夫妇，以予自己及他们之间的爱情第二次机会。

如今，查尔斯与卡米拉终于结婚了，令人担忧的仍是那童话的结局，谁能确定他们是否能从此过着快乐的日子？爱情常在阻挠与逆境中成长壮大，却在安稳与确定中萎缩死亡。婚姻和女巫的苹果一样地危险，它们看来都是如此诱人，一口咬下，竟都是那样的致命。

人人都要那只苹果

说起来，引起特洛伊战争的罪魁祸首，应该算到最懂搅局的艾瑞斯(Eris)头上。在男人互相残杀之前，她先挑拨出了一场女人之间的争战。而艾瑞斯之所以最懂得搅局，就因为她对女人的弱点了如指掌。这位别号叫做“纷争”的女神，是战神的妹妹，一向清楚地知道要在人类非理性的领域里，挑动哪一根神经，才可以引起最强的共振。要引发女人间的互斗，最有效的，就是论断她们的容貌。只要扯上了容貌，女人会百分之百地表现出激烈的奋不顾身。这与智能、学识、社会地位或是财富都无关。女人即使坐拥天下最大的权势，取得天下最深的智能，一旦提起自己的容貌，都将不约而同地退回到最原始与最本能的焦虑之中。

话说那年众神共赴斐利尔斯(Peleus)与赛蒂丝(Thetis)的婚宴，所有男神女神都得了请帖，唯独艾瑞斯没有。一气之下，她决定使出制造纷争的看家本领，前去大闹一番。在众神酒酣耳热之际，她突然

对着杯盘狼藉的餐桌，丢出了一只金苹果。

如她所料，会场顿时大乱，在场的所有女神立即不顾一切地扑向那只苹果，也顾不了自己身上穿的漂亮晚礼服，或是宴会上该有的矜持礼仪，更不用说是在抢夺中打伤其他的女伴了。这倒不只是因为女人对苹果有着某种天生的偏好（你看夏娃不就是为了苹果引出了世人的罪恶），而是因为艾瑞斯丢下的这只金苹果不是普通的苹果。这只引起风波的金苹果，上面写着这样的字句：“给世上最美的女人。”

艾瑞斯完全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放眼会场，拖拉着晚礼服、打散着头发拼命抢苹果的，竟然也包括了最有权势的赫拉（Hera），最有智能的雅典娜（Athena），以及最懂得爱情的阿佛罗狄忒（Aphrodite）。然而这些超凡的女神，在爱美的虚荣面前，却完全丧失权力与智能所能给予的支柱，竟无异于其他大小女神，都拼命地要做世上最美的女人。

下面的故事是大家都知道了。胆小的宙斯怕触怒任何一位女神，于是选派年轻英俊的派瑞斯（Paris）作为选美的裁判，在赫拉、雅典娜、阿佛罗狄忒三位女神中选出最美者。而在三位急切的女神所给的贿赂——赫拉应允使他成为最有权力的人，雅典娜应允使他成为最有智能之人，而阿佛罗狄忒则应允给他世上最美的女子——中，派瑞斯毫不迟疑地选择了阿佛罗狄忒，而与特洛伊的有夫之妇海伦私奔，引起了希腊与特洛伊之间长达十年的战争。

看来，在美女的前提下，男子也不见得强过女子，女子拼命要做

那世上最美的女人，而男子一提起天下最美的女人就可以不要智能也不要权势。其实派瑞斯要是能够维持冷静，稍稍用他尚可的智商，也可以算计出选择赫拉而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之人，不就是得到世界上最美丽女子的手段吗？显然在美色的诱惑下，他看不到这一石两鸟的策略。

虽然我们了解，女人的美貌可以暂时瘫痪所有男人与女人的理智，但是赫拉和雅典娜——尤其是雅典娜——与其他平凡的女神一起抢苹果的镜头，还是令人非常灰心的。这似乎证实了所有两性平等的讲话都是徒然。女性对容貌的心结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就算争取到了权力，自修到了智能，到了节骨眼上，女人真正所要的，还是对自己美貌的认可。也无怪乎要讨女人欢心——不管这位女子是总统还是大学校长——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对她的容貌多多献上谄媚之辞。同理推之，打击女人最有效的利器，就是说她长得丑。此语一发，这位女子——不论她有多少的权势或多少的智能——必定立刻瓦解，她不仅实时心碎，并且会非理性地觉得自己真的一无价值。

李敖就曾在台湾的“立法院”上做过这样的示范。在一次辩论中敌不过另一位女“立委”时，他就使出了这项利器，而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说那女“立委”长得很丑。而如我在上文所预言的，这位女“立委”闻言立即崩溃。她不但不能学习某位男星涎着脸说“我很丑但我很温柔”的榜样，不动声色地说“我很丑，但我比你有理”，反而竟立